蜀山劍俠傳/16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六六回　人語煙中 三仙逢矮叟　雀環飆轉 萬里走神沙

下一回▶

且說二鳳、慧珠領命剛走，先是東方大熊礁紅煙昇起，緊接着正西的蚣螟殿、正北方的圓椒殿、西北方的虹光湖、西南方的珊瑚榭，相繼各色煙光昇起。紫雲宮碧樹瓊林、玉宇瑤階、珠宮貝闕，所在皆是，本就雄深美妙、絢麗無窮，再被這各色彩煙籠罩其上，越顯得光華繽紛、蔚爲奇景。休說那幾個初來妖人平生未睹，便連那經歷宏富的許飛娘，也都歎爲觀止。衆人目眩神奇，心驚妙術，哪知就裏。其中最難受的，仍是金鬚奴和初鳳。一個知道大亂已開，初鳳入魔益深，自己受恩深重，又想不出挽救之方，祇好守定身側，到了萬分急難之時，以身相代而已。一個是滿擬這諸天世界，七聖大法隨心感應，捷於影響，休說三個後進小輩，便是峨眉諸長老到來，也難破解。誰知剛將敵人困住，便被走脫。隨着青煙繼起，敵人入網，未見逃出，方在慶幸，忽然間四方八面各色彩煙紛紛全數放起。姑無論成功與否，就說一處困住一人，已有六七個之多。適纔祇見三人偷入，還說是自己人疏忽，引賊昇堂，這其餘諸人從何而至？照這樣，神沙甬道豈不形同虛設？真是越想越煩。初鳳爲人原具深心，自從神沙甬道築成以後，所學不正，再一多殺生靈，入魔益深，朝夕籌劃，惟恐禍變之來，因此她把全宮殿都用魔法封鎖埋伏。這座黃晶殿位居中央，又是甬道的命脈，總圖所在，指揮操作，全在此地，無形中便成了全宮的樞紐。明知今日事太扎手，再加上適纔新召來了魔中七聖，如果傷了敵人回來，還易打發；否則魔頭無功而歸，便要反攻行法之人。雖然自己能發能收，早有準備。但是這魔頭不比聖神丁甲，乃天地間七種戾煞之因。冥冥中若有魔頭主掌，似虛似無，若

存若有，看去並無形質。非具絕大智慧，不能明燭幾微；非具絕大定力，不能摒除身外。一爲所動，靈明便失，任其顛倒死滅，與之同歸。受害的人雖爲煙霧籠罩，祇外人還略能看出些許形迹，本身卻一無所覺，真個厲害無比。萬一侵害了自己人，豈不冤枉？惟盼三鳳、二鳳、慧珠等三人能將被困的幾個敵人擒來，用魔法禁制訊問，纔知對方真相。眼看敵人隨意出入，藩籬盡撤。祇剩下宮中一些埋伏及各人法寶，還有這一兩樁不能輕易行使的魔法。即使暫時獲勝，想和峨眉前輩數十位名頭高大、道法宏深的劍仙相抗，怎有把握？心中剛一明白，三鳳等尚未擒回敵人，忽見金庭玉柱間光霞上昇，彩霧蒸騰，知有敵人前去盜寶，中了埋伏。念頭一轉，不由又勃然大怒，忙命金鬚奴速去查看。

金鬚奴持了護身靈符去後，先是二鳳、慧珠兩人空手迴轉。初鳳見她們後去先回，無功而歸，驚問究竟。二人便將奉命往大雄礁、蚣螟殿、虹光湖、珊瑚榭等有各色彩煙昇起之處擒敵，遠看煙霧瀰漫，越是近看，越沒一絲痕跡，等到轉身，離得較遠，煙霧又由淡而濃，不解何故；如今四方八面俱已尋到，皆是如此，那發煙之處，並無一物等語，說了一遍。初鳳剛問可見三妹，三鳳已同了隨去的人狼狽而歸，也是一無所獲，初鳳更是駭異。再一問經過，三鳳說道：「我到了飛鯨閣前，還有半里多地，眼見煙霧中還有三個人影，忽然似一朵金花爆散開來，轉眼即行消滅。那煙霧也越近前越淡，及至到了閣前，連一點痕跡都無有了。如說被敵人破去，怎又不見敵人蹤跡？我因此法厲害，大意不得，不敢去了大姊的護身靈符。等到離閣不多遠，不但閣前那片煙霧又由淡而濃，而且四方八面如蚣螟殿、虹光湖、珊瑚榭等處，又連起來六七片各樣顏色的煙霧。心想此法不將敵人困住，不會露出痕跡，疑心敵人大舉進犯。恃有靈符護身，挨次巡視，俱是遠觀彩煙瀰漫，近視杳無蹤影。祇末一處，行經蚣螟殿，似聞煙中人語，彷彿說我們『迷途罔返，大限將臨。你父母之仇，早晚得報，毋須急在頃刻』。接着便見一個很眼熟的矮子背影，一晃不見。那煙霧也和別處一樣，四處留神搜查，別無迹兆。大姊看是如何？」

初鳳此時魔法已爲高人破去，害人不成，反害自己，正是魔頭高照之際。聞言雖覺三鳳所說煙中人語有些驚詫，以爲這類魔法，被困的人一切幻象，均由心生，千奇百怪，變化萬端，常有自言自語的時候。那各色彩煙既未消滅，七聖大法定未被人破去，還不要緊；否則敵人如能隨意行動，怎地不敢現形出面？三鳳所聞所見，定是敵人剛剛入網。這七處的敵人必非庸流，或者被陷之時有了覺察，遁入地內，也未可知。不過敵人就是分頭來，也應是幾個做一路，怎會單單按照自己所佈的魔法，分成七處，和預先知道的一般，同時發動又同時落網，哪有這等巧法？好在那七聖大法，祇一冒起煙霧，必有敵人被陷，決不致空。即使會用甚絕妙的隱形地遁之法，也祇掩得兩三個時辰耳目。再則，

這種無形傷人的魔法，今日這麼多的敵人，不見得全數都在事前警覺，個個同時往地下遁去。必還有幾個道行深厚的人，雖然中法被困，還在那裏運用真靈，以絕大定力來相抵禦，神志不會十分昏迷，身又預先隱起，所以看他不見。想到這裏，便問二鳳、慧珠道：「你二人去時，血光返照大陰神鏡曾在前面查照，我這裏連着幾次行法，難道也不見一絲朕兆？」慧珠道：「我們初出殿時，原本指揮此鏡，注目飛行。先到第一處彩煙前，此鏡曾放了一次光明，並未照見敵人形迹。後來連飛巡了六七處，直到回殿，便始終是一團黑影了。」初鳳聞言大驚，忙掐靈訣，如法施爲，那團暗影依舊是寒光皎皎，纖微俱照，知未被人破去，這纔放心。這幾種厲害魔法，天書副冊原有互相剋制之言。祇緣煉成之後，從未施爲，稍一疏忽，便會徒勞無功。想了想，便自丟開，自己還以爲萬分謹慎。不到煙中有了敵人現形，不去收那魔法，以防萬一敵人不曾入網，魔頭反攻自己，不易打發。祇要有一兩個發現，再行收法，便無妨害。那些隱入地下的，更是釜中之魚，留到最後收拾不遲，卻不料七魔害人不成，業已反攻，不久便會乘隙發動。可憐初鳳也是仙骨仙根，祇緣一念之差，鬧得身敗名裂，受盡諸般魔難。

初鳳等諸人正說之間，金鬚奴也從殿外飛來。初鳳忙問金庭玉柱中可有變故？金鬚奴答道：「金庭玉柱，遠看彩霧蒸騰，光霞輝耀；近視依舊是好好的，並無一物埋伏，也不見有敵人侵入形迹。不知是何緣故。」初鳳一點也沒想到可疑，暗忖：「自從昔年玉柱開放，取出許多異寶靈丹之後，數百年來，一直沒有想到玉柱底下也藏有寶物。看今日神氣，頗和昔年發現寶物時情形相似。莫非因爲強敵大舉來犯，知我難以抵敵，又有寶物出現不成？」越想越有理，心裏一高興，便連前事也不加重視。因爲降生時辰將至，成心想在人前炫耀，施展那近數月來所煉成的各種幻景法木，便吩咐除黃晶殿外，再設一席壽筵在金庭玉柱之間。一則宴請仙賓，犒勞宮衆；二則請大家一玩金庭玉柱奇景，當時如真能發現藏珍，豈不湊趣？

金鬚奴因那金庭玉柱乃宮中禁地，藏珍奧區，平日除了本宮主要人物外，僅有一兩個宮中防守執事的人可在裏面出入，自己人尚且不得妄進，何況外人？這許飛娘邪魔外道，居心叵測，怎可任其輕入？還有那黃晶殿，乃全甬道總圖所在，許多埋伏的樞紐全在其內，平時尚且不可輕離，怎到了強敵當前，這等緊要關頭，卻如無事一般？聞言好生驚異，便諫勸道：「金庭玉柱寶庫所在，如今敵人業已混入，就擒與否，尚難定準。黃晶殿全宮命脈，萬法總樞，正當多事之秋，謹慎防衛猶恐不周。如在兩地開宴，相隔遼遠，萬一疏虞，豈不開門揖盜？望公主稍微慎重。」初鳳笑答道：「妹夫未習天書，不知就裏。便是三妹、二妹，也因道力稍淺，難測玄妙。我在百十年前，已將這部天書通體徹悟，洞悉玄奧，運用變化，無不如意了。祇因此法太辣，有干天忌，從未輕舉妄用。如

今峨眉欺人太甚，我已橫了心，拼着不成正果，永爲海闕散仙，也要將所有妙法盡量施爲，與他分個強弱。我豈不知這兩處關係重要，特地開放門戶，正爲引敵入網，無論仙凡，涉我藩籬，必無幸理。敵人滿布宮中，俱精地遁，雖爲七聖大法所困，因未現形，難知就裏，不便收法。恐還有別的餘黨，未必全數成擒，借此娛賓，兼以誘敵，豈非絕妙？」金鬚奴見初鳳頗爲自恃，總覺她今日神情異常，滿臉戾氣，不似往日仙靈丰采，疑慮不釋。慧珠也看出初鳳不似平日謹慎，有點倒行逆施。但見金鬚奴諫勸無效，當着幾個外人，不便再爲深說，祇有心中焦急而已。除金鬚奴、慧珠比較明白外，餘人俱都深信初鳳法力，祇知同仇敵愾，不但毫沒在意，反巴不得少時開宴，當衆逞能，將多日籌備的魔法幻景一一施爲，以顯自己道法玄妙。

那許飛娘等幾個左道妖人，久聞金庭玉柱之名，因是宮中禁地，不便請求入觀，每次來時，僅在外面看見金光寶氣、霞蔚雲蒸，早就心羨。一聽初鳳要在那裏開宴延賓，好不欣喜。別的妖人，知道三女厲害，此時尚無妄念。飛娘早已斷定必敗無疑，適纔在甬道中和三鳳口角時，已存了趁火打劫之想。知道金庭玉柱埋伏重重，如不在事前入內窺知底細，三女一敗，便爲敵有，已是無及。正苦無從下手，這一來可算天奪初鳳之魄，正合心意。否則初鳳也非根行道力淺薄之人，適纔施展那麼厲害的七聖大法，連自己都覺必有成功之望，怎麼敵人來了許多，從未就擒，就連形影都未見到一個？煙中人語，分明是真，她卻自信太深，說是應有幻景，此事出乎情理之外。她連一絲也不覺察，豈非自速敗亡？來人定是三仙二老之輩，或者還有自己的剋星在內，如非想收漁人之利，此際便應及早抽身，纔是上策。哪有這般大意，驕敵之理？幾個同黨，俱是自己約來，算計峨眉如果大舉，當在子時開宴之際，此時當衆不便預爲示警。好在自己預備有防身脫險法寶，且等到時，勝固可喜，如真見勢不佳，再一同逃走不遲。飛娘也是利令智昏，祇顧自己如願，不管旁人。適纔李玉玉負氣前去，不曾攔勸，也未遁去，以致妖尼慘死，已遭了大怨。這次又因事前不警告幾個同類，少時逃走，大半伏誅。自己也僅以身免，一無所獲。無意中害了旁人，又結了許多仇恨，後悔已無及了。

且說南海雙童甄氏弟兄，同了金蟬，跟在三鳳、許飛娘等人身後，隱身通過神沙甬道，偷入紫雲宮，已經到達黃晶殿臺階之下。仗着掌教真人所賜靈符護身，事急可以退走，正待暗入宮中，窺探虛實，相機下手行刺。忽然一眼看見殿前玉平臺上九鼎後面，懸着一面鏡子，放出皓月般的清光，時明時暗，照得三人眉目畢現。知道行藏敗露，以爲中了誘敵之計，祇說進行順利，不想如此厲害，不由大喫一驚。甄艮素來膽大心細，又因多年薪膽，大敵當前，絲毫不敢大意，忙一拉金蟬，便同往地底遁去。見殿前一帶地底放光，恐怕敵人預設埋伏，又恐甬道出口有甚變化，也不敢往原路退回，徑往東南方遁

去。退有二十餘里，不見上面有甚動靜。先由甄艮隱身形遁出地面一看，面前複道行空、傑閣高聳、金碧輝煌、霞光閃閃，比起別處所見，又是一番景象，真個是富麗已極。遙望黃晶殿與神沙甬道出口等處，不但不見一人，也沒有別的異狀，心中奇怪。敵人縱非成心誘敵，適纔明明己看出自己蹤跡，逃走之時，彷彿已在行使妖法，怎會沒有一點動作？莫非因見敵人精於地行，無法擒拿，故示鎮靜，卻在暗中埋伏，以待入網不成？繼而又想：「自己抱着不共戴天之仇，涉險深入一場，不久破宮時辰將至，還得出去約了輕雲、英瓊等人進來，盡自在宮中徘徊觀望，也不是事。」

正要入地招呼同伴，金蟬、甄兌已經等得不耐，遁出地面，互一商量，覺得那面鏡子懸在殿臺之上，必是一種照影窺形的魔法，未必可以移動。敵人既不能地行來追，索性再冒一次險，仍隱身形，由地底出其不意，繞向殿側相機行事，看看黃晶殿周圍地底那一片放光的地質是否可以通過？如可通至殿上，好歹也立點功回去；如其不能，再看出妖法埋伏厲害時，便決計不貪這一時之功。能好好退出更好，否則便將嫕姆所賜的靈符施展出來，給他一個下馬威，略寒敵人之膽；再將掌教真人靈符施展，直由海面上昇，逃出宮去，會合迎仙島上諸同門，二次大舉，破宮報仇。

正打主意要由地行前往，猛見黃晶殿內飛出七道各樣顏色的彩煙，轉眼工夫，像霧縠輕絹一般，佈散開來，分向七路，離殿不過三丈遠近，便由淡而隱。三人俱都看得清清楚楚，知道這七道彩煙必是有爲而發，說不定有甚麼極厲害的魔法，這等無形之物，定難抵禦。幸而自己是在地下行走，又將身形隱住，當不至於受了暗算。三人剛互相打着招呼，要往地下遁走，猛覺身上激靈靈打了一個冷戰。甄氏弟兄修道多年，又加在峨眉喫過一回大虧，愈發機警謹慎。便是金蟬，近年也是久經大敵，屢聞前輩仙人指教，長了不少的閱歷經驗，早猜敵人不肯甘休。及見黃晶殿內飛起七道彩煙，有一道正對着飛鯨閣飛來，忽然無影，已是在那裏留心提防。再一打寒噤，修道的人好端端哪得有此？三人俱知事情不妙，連忙按定心神時，彷彿神志一昏，萬緒如潮，一涌而至，竟忘了往地下遁去。頗覺三女可惡，忽然怒發，不可遏止，各自一指遁光，便要往黃晶殿飛去。剛一動念，初鳳爲首，已率了二鳳、三鳳、許飛娘和全宮衆人殺來，劍光法寶，紛紛祭起。三人盛怒之下，各自指揮飛劍法寶迎敵，過了好些時辰，未分勝負。這些敵人，全是幻景，總算三人道基深厚。一個是幾世童身，神明湛定；那兩個又是久在玄門，精通道法，身旁又藏有掌教真人和嫕姆的靈符，所以雖然暫時中邪，尚未成擒。否則這七聖迷神魔法，一經被侵，喜怒哀樂愛惡欲，必有一樁中人，能在瞬息之間，現出千萬種幻象。身當其境的人，祇要覺着事情一稱心如意，便即被陷，不得脫身，任人擒去擺佈，饒是多大本領道法，也是除死方休。

三人先時哪知中了魔法暗算，祇知拼命般迎敵，殺得難解難分。其實身手並沒轉動，法寶飛劍也未施爲，人是站在當中，如醉如癡，不過尚未倒地昏迷罷了。正在危機密佈，不可開交之際，金蟬猛地心靈一動，暗忖：「適纔明明要由地遁往黃晶殿去，剛要動身，敵人便即殺來，殺了半日，未分高下，這還不說。往常也和妖人對敵，怎地今日這般越殺越有氣？」想到這裏，盛氣一平，魔頭自然有些難侵，心中便微一明白。再往四外一看，不但黃晶殿不知去向，眼前人物都如在煙霧之中，隨着自己的念頭時隱時現。知道自己一雙慧眼，可以透視雲霧，無微不顯，這般鮮明的景象，怎倒不會看清？情知中了敵人道兒，連忙大喊道：「二位師兄留神！這是敵人妖法幻景，我們不要理他，快將法寶護住身子，以免受他暗算。」連喊數聲，未見甄氏弟兄答話。正在着急，要用手去拉，忽聽前面連珠也似起了一陣極輕微的爆音，接着便是一片黃色煙光冒起。經這一來，不但金蟬心靈完全復原，連南海雙童也明白清醒過來。但都不知身陷危境，來了救星。一見敵人忽然無蹤，面前現出一片煙霧，反以爲變出非常，敵人又鬧甚麼花樣。

正在張皇駭顧，準備迎敵之際，猛覺身子被一種絕大的力量吸住，凌空而起。金蟬忙取彌塵幡。甄氏弟兄更是情急，竟要將掌教真人靈符啓動，以謀出險。俱還未及施爲，猛聽耳邊有人說道：「爾等已陷魔網，我奉齊道友之託，來此解救，時機瞬息，休得妄動。」金蟬聽出是矮叟朱梅的口音，心中大喜。轉瞬落地一看，已是蚣螟殿側，現出一個矮老頭兒和一個少女，果是矮叟朱梅，同了廉紅藥。金蟬忙給甄氏弟兄引見，拜倒在地。朱梅道：「我今晨同白道友到了凝碧崖，得知你們來此，取那天一貞水之事。因爲這座紫雲宮，原是連山大師別府，天一金母舊居。紫雲三女前身，乃天一金母侍女，此番轉世重來，仍然誤入歧途，難免劫數。她們僅將金庭玉柱中所藏的法寶和道書取去，柱底還有大師、金母每人一匣遺書和許多奇效的丹藥，俱未取出。宮中淵源，我知之頗詳。此次趕來，便是爲了那兩匣遺書，就便相助你們取水。三女劫數將至，爾等無須忙在一時。爾等所中魔法，甚是厲害，連我也難破解。幸我事先料到，請嫫姆派了她弟子廉紅藥，持了法寶靈符前來，不但已將那七道魔法破去，並且還故佈疑陣，混亂她的目光，使其覺着來人業已入網，有恃無恐。現在離三女生辰不遠，留下紅藥在此行法，爾等三人可隨我由宮前海眼舊道退出宮外，將周、李、易諸人接引進來。乘她壽宴高張、邪術娛賓之際，紅藥去破她黃晶殿中總圖，爾等破宮取水便了。」金蟬因石生尚在神沙甬道第一層陣內，剛想請問朱師伯見未，朱梅已吩咐衆人站定，手掐靈訣，行使仙法，一展袍袖，隱了身形，直往前宮飛去。到了闢水牌坊之下，纔駕遁光，飛身而上。那裏雖經三女的五色神沙將出口堵塞，外加魔法封鎖，卻早爲朱梅入宮之時，用嫫姆一粒無音神雷破去。三女開宴之前，方纔覺察，急忙重加封鎖時，敵人已用妙一真人法寶神符，連

破四十九陣，從甬道中長驅而入。

金蟬、甄艮、甄兌隨了朱梅昇出海面，直飛迎仙島落下。輕雲等因時辰將至，還不見金蟬、石生、甄氏弟兄回來，掌教師尊和嫫姆所賜的破宮退敵的靈符，又全在二人身上，正在等得心焦。忽見三人同了矮叟朱梅，已由延光亭甬道徑從遠處海面飛臨，知道少時成功無疑，好生喜歡，紛紛迎上前去。易靜原見過朱梅幾次，忙率易鼎、易震，隨了周、李二人上前行禮。金蟬一眼不見石生，不禁大驚，「咦」了一聲。朱梅笑道：「石生至孝，根深福厚，無須急他有甚不測。他留在裏面，大是有用，但此時尚難退出，爾等少停前去破陣，便可在甬道中相遇了。」金蟬聞言，才略放心。大家便隨侍朱梅，請問峨眉開府之事。

朱梅道：「此次凝碧盛會，乃掌教齊道友奉了長眉真人所留法諭，趁這五百年劫運到來之際，光大門戶，發揚道宗。除一些左道旁門的仇人外，各派劍仙散仙，屆時俱來赴會，推薦弟子，共建仙景。以前武當張三丰道祖雖有過這類舉動，卻無如此之盛，真乃千百年來惟一盛事。我內外功不久完滿，本想將門下諸弟子移薦于峨眉。祇因師弟伏魔真人姜庶再三和我說，先恩師當年創設青城宗派，苦修多年，頗非容易，後來兵解仙去，此志未成。臨化遺命，雖曾說他自己因收徒不慎，誤收了四師弟秦深，造了許多殺孽，以致耽誤許多功行，門下弟子異日收徒，務須格外嚴謹，如無好資質，寧使本門派宗絕傳，也不可輕易收錄等語，難得目前是五百年羣仙轉劫脫劫之期，異稟良資甚多，不願本門宗派無有傳人，執意要創設青城一派，以傳本門衣鉢。頭一代，按照先恩師遺偈，共祇收男女弟子十九人。準備再傳以後，便可發揚光大。我不便強他，所以各派薦徒，惟獨青城無有。青城、峨眉同是玄門正統，殊途同歸，分合皆可。姜師弟雖不免門戶之見，但他眷懷師門恩德，念念不忘，所言也不爲無理。祇是我閒雲野鶴，疏懶已慣，峨眉劫後，便即道成化去，不願多結塵緣，再惹煩累。現已與他商妥，我祇盡力相助，不能爲教祖。異日我去之後，將道統傳讓與他，再由他去傳與門下弟子。

「昔日在月兒島，同了白道友往火海去取連山大師遺留的龍雀環，得見壁上遺偈，方知紫雲宮源流因果。青城門下十九人，竟有兩個是宮中轉劫的侍者。中有兩樣異寶，本是昔年天一金母所賜之物，現藏玉柱之下，應爲所有。我恐落在別人手內，將來又生波折；再加齊道友因我曾經三入火海，備知這裏底細，加以囑託。此來一爲破宮取水；二爲代那兩個未來的門人將此二物取出保存，以備將來物歸原主；三爲爾等法寶飛劍俱出仙傳，恐那二人兵解之後禁受不起，事前總有一番調度。紫雲三女自恃無敵的祇有神沙甬道和那七魔銷魂之法。此法已爲廉紅藥用嫫姆靈符破去，她們如今還在夢中。所剩神沙甬道，

少時我等入內，便要瓦解。其餘法寶妖術，均不足爲慮。倒是金鬚奴在月兒島火海之中得了幾件法寶，內有一柄清寧扇，乃連山大師當年採取三才靈氣所煉，極爲厲害，須我親自會他。還有三鳳手內有一根璇光尺，因她不知運用，另以魔法煉成，日前雖爲爾等將它破去，但是此尺神妙仍在，功用僅少遜於九天元陽尺。許飛娘垂涎已非一日，如見三女失敗，必要趁火打劫，如落她手，大是異日之患。

「金蟬少時入陣，到了宮中，可小心監察三鳳。先由甄艮、甄兌去敵二鳳，等她遭劫以後，再去相助金蟬，斬了三鳳、冬秀，以報殺父之仇。事成謹防許飛娘乘機下手，先將璇光尺取到手內。再會合前往金庭玉柱之中，取天一貞水和那兩匣柱底遺書。飛娘奪尺不成，還不就此甘心逃逸，必往金庭盜寶。你四人如覺敵她不過，可將嫕姆靈符展動，發動神雷，將她驚走，你四人均非其敵，不可窮追。這時廉紅藥與石生必將元命牌盜出，同了蓉波、楊鯉來到。爾等祇守着金庭，等我到來，再一同回山覆命。易靜去敵慧珠，此女未入迷途，轉劫苦修頗非容易，又未爲惡，不得傷她的命，可任其逃走，無須追趕。易鼎、易震同敵餘孽，除龍力子和金萍、趙鐵娘二女外，具是在劫之人，盡可全數誅殺。輕雲、英瓊雙戰初鳳，她已爲七魔反攻，神志已亂，非你二人之敵。金鬚奴救主情切，必捨死來救。初鳳平日爲人，尚知自愛，所有惡孽，俱出三鳳、冬秀二人蠱惑。不過築煉神沙甬道，殺孽太重，恐難免劫。可看在金鬚奴爲主忠義，暫時放她逃走，給與自新之路，能否挽救，全在她了。我先去敵那幾個異派妖人，勝後再往各處接應。」

分派已畢，便即率衆起身，直往延光亭飛去。到了甬道外口，矮叟朱梅吩咐易靜姑侄，用九天十地神梭，先將甄艮、甄兌、英瓊、輕雲四人穿行地心，渡入宮中。如見地質有異，發出青光，那便是珊瑚榭宮中最僻靜的所在。那裏經自己初次入宮時，放有苦行頭陀遺贈妙一真人的寂滅神鐘。衆人到此方可上昇，以免神梭出土時，雷聲光華驚動敵人，有了覺察。出地面後，隱去身形，再奔黃晶殿，由殿後金門入內。這時總圖已爲紅藥用嫕姆法寶神雷破去，可會合在一起，同出擾敵壽筵，分散敵人心神，以便這裏破他神沙甬道中的四十九陣，可少許多手腳。易靜等領命，施展神梭，地行而去。

金蟬忍不住，又問石生何在？朱梅道：「現在二層陣中被困，入陣便可相見。」說罷，帶了金蟬，徑入陣內。這時總圖尚未被紅藥破去，頭三層的有無形沙障，仍和先前一般厲害。朱梅來時，早有準備，到了陣中，見前面五色光華亂閃，笑對金蟬道：「這東西卻也有趣，將它毀了可惜。好在孽是紫雲三女所造，與我們無干，且收下來，留待峨眉開府時，給你們仙府添點景緻。」隨說，將手一揚，飛起一紅一白兩個晶彩透明的圈兒，釗輪電轉，流光熒熒，直往沙障之中飛去。轉眼之間，耳聽嗖嗖之聲，紅光白光越來越

盛。對面數十百丈的五色光華竟然越縮越小，穿入圈中，現出甬道原形。朱梅也不收那兩個光圈，徑率金蟬往前飛去。金蟬道：「朱師伯，你那法寶怎不收回？」朱梅道：「此寶便是龍雀環，經我與白矮子祭煉以後，第三人休想妄動。他本要與我同來，因五府開闢，羣仙俱有奇珍相贈，我二人卻想不出甚麼好禮物，難得有此機會，豈可放卻？纔商量由他在衡山等我，將這三層有無形沙障收了與他送去，以便到時赴會，豈不是好？」說時，已到第三層陣口。朱梅將手一招，後面紅白二光圈便飛越上前。不消片刻，和頭層一樣收了。仍懸空中不動。

二人正往前進，朱梅忽道：「金蟬，你一雙慧目，可能看出石生母子二人在哪裏麼？」金蟬聞言，定睛仔細朝前一看，祇是一片灰濛濛，彷彿輕煙薄霧相似，內中隱隱似有銀光青光閃動，卻不見人。知石生母子已陷入無形沙障之內，自己嘗過厲害，不敢搶前。忙道：「朱師伯快發慈悲，救他母子脫困吧！」朱梅道：「你先別忙。他二人雖然被困，因有法寶飛劍護身，並未受着傷害。祇緣妄用沙母，被三女識破，知道宮中有了奸細，故意從總圖中倒轉陣法，先使他們受盡荼毒，等到力盡精疲，再行處死。少時總圖便破，我用此環將這頭三層的沙障沙柱收去，他母子便可脫險相見了。」正說之間，忽聽地底起了一陣極輕微的炸音，頃刻便止。朱梅笑道：「總圖已被紅藥破去，大事成矣！」說罷，將手往後一招，那紅白兩個光圈又復飛上前去，眼看前面一片渾茫，倏地現出十百丈五彩金霞，嗡嗡之聲響個不絕。起初祇見裏面光華微微隱現，直到金霞快被寶環吸盡，纔現出天遁鏡與蓉波、石生二人所用劍光寶光。金蟬見各種光華圍護中，蓉波背上還伏着一個素未見過的少女，與石生閉目相背而立。蓉波母子被困多時，已有些神志昏迷，還不知魔法、神沙已爲人破去，祇管拼命運轉各人的法寶飛劍，以防侵害。金蟬連喊數聲，不見答應，又被劍光法寶隔住，近身不得，心中焦急，剛喊一聲朱師伯，朱梅已手掐靈訣，將手朝前一指，天遁鏡原是朱梅故物，首先飛回。朱梅接到手內，遞與金蟬。然後將手合攏，一搓一放，立時便有一個輕雷發出去。石生被困之時，因蓉波說那五色神沙工夫久了，最損雙目，便將雙目閉上。正在運用玄功，拼死抵敵，猛覺上下四方輕了許多。接着手一鬆，天遁鏡似被人憑空奪去，不由大喫一驚。耳邊又聽一聲雷響，首先警覺過來。定睛往前一看，見是金蟬同了矮叟朱梅。同時蓉波也爲雷聲驚醒。二人見救援已至，俱如絕處逢生，喜出望外。忙收劍光法寶，跑上前去，先向朱梅跪倒行禮，再來與金蟬相見。

朱梅道：「妖陣總圖已破，祇元命牌還未到手。此牌關係蓉波成敗甚大，非石生親手滴血，破了妖法，不能得到。時機瞬息，不可延誤，待我將這些神沙送回衡山，速速隨我入宮吧。」說罷，手掐靈訣，運用玄門先天妙術，對準空中寶環一指。那一紅一白兩個

光圈，便帶起兩道粗約丈許、長約千丈、像微塵一般的淡影，直往洞外飛去。蓉波乘機跪請道：「弟子所揹女子，名叫金萍，原是宮中得力執事，與弟子交深莫逆，久有棄邪歸正之意，祇是無門可入。今日她原防守九宮圖，見弟子母子被無形沙障所陷，欲待放起沙母解救，不想三女倒轉陣法，沙母失了功效，反將她壓倒。幸得弟子看見，冒死上前，將她救起，人已失了知覺，身軟如棉，不能行動。望乞真人賜救，感同身受。」朱梅道：「我來時，金姥姥也曾託我，說宮中有一名叫金萍的女子，與她頗有瓜葛，請我手下留情，給她帶回峨眉，不想她已能事先覺迷歸正。她不過靈竅爲神沙阻塞，又被壓傷而已，這有何難？你且將她背貼胸懷抱起，索性救她回生再走。」說罷，又給了一粒丹藥與金萍銜在口內。蓉波如言施爲，朱梅便將口一張，兩股細如小指的白氣，像箭射一般，直向金萍鼻中鑽去，轉眼像蛇一般，穿行七竅已畢。然後照頭頂就是一掌，喝道：「還不醒來！」金萍「哇」的一聲，口中噴出一粒雀卵大小的沙母，立時醒轉過來。蓉波匆匆說了經過，同向朱梅謝了救命之恩。

朱梅道：「金萍新癒，不便入宮會敵，總圖已破，祇須將外圖破去，甬道四十九陣即可瓦解。不過此中有不少猛禽惡獸、毒龍大蟒，俱是世上稀罕之物，同歸於盡，未免可惜。我的意思，異日靈雲、紫玲等來住紫雲宮，由海中上下，也是無趣，陣法雖破，甬道不妨留下。他那九宮外圖，就在前面，我本想由此圖直達宮中，祇惜無人代我破那外圖。難得金萍在此，正可代我行法，到了那裏，我將應用法寶靈符交你。候我等四人由圖中遁去，約有刻許時辰，你可將這面天遁鏡照着那圖，再將靈符展動，用這粒無音神雷，對準圖中主柱發出，自有靈效。此圖一破，甬道中所有禽獸蛇龍水怪之類，失了統馭，必定到處遊行亂竄，你有此鏡在身，足可抵禦，祇是不可多殺，懲一儆百足矣。事成仍在原處守候，金鬚奴必保初鳳由此圖中神穴遁走，你念在隨侍多年，也有恩德，無須攔阻，可賣個人情給她，爲異日相見之地。」金萍躬身領命。

當下朱梅爲首，帶了四人前進，前行不遠，已到九宮圖前。這時宮中總圖已破，那陣法看去仍是厲害，圖中霞彩繽紛，光華耀眼。朱梅識得厲害，離圖丈許，便喚住衆人，向金蟬要過天遁鏡，連同靈符、無音神雷，一齊交與金萍。然後從身旁取出妙一真人在東海煉成的鐵鼉仙盾，運用西天太乙真氣，照圖中主柱擲去。此寶乃妙一真人採取東海底萬年寒鐵所煉，其形頗似一面護身盾牌，盾的上端是一個鼉首，非道法高深的人不能應用。用時人在盾後，以先天太乙真氣駕馭前進，那鼉口和鼉目內自會發出百丈寒光，兩條白氣。所到之處，無論沙石金鐵，遇上便即消融。再被那兩條白氣一吹，立時成了康莊大道，其疾如箭。真個是石流沙熔，無堅不摧，穿山行地，瞬息千里。矮叟朱梅擲盾以後，首先駕起遁光，隨盾而入。除金萍留後以便施爲外，餘人俱各有了準備，紛紛駕

起遁光，緊隨在朱梅身後，由地底暗道進發。不提。

且說輕雲、英瓊、易靜姑侄、甄氏弟兄等一行七人，在延光亭甬道外面，奉了矮叟朱梅之命，由易鼎取了九天十地辟魔神梭，施展玄門妙法。立時一片光華將衆人擁護，發出隆隆雷聲，朝地下鑽去。千里神沙，猶如戶庭，一路之上，並無一毫阻隔。不消多時，望見前面地底青光瀲灩，知已到達珊瑚榭，便即停止。飛出地面一看，那所臺榭，通體俱是瑚珊建制，到處寶氣珠光，華麗已極。衆人也無心細看，當下由輕雲收了寂滅神鐘，一同隱了身形，直撲黃晶殿。行至殿前不遠，易靜見多識廣，道行較高，早看出妖道潛伏，邪氛隱隱，四外都有厲害埋伏，連忙止住衆人，不可前進。正待繞向後殿金門，忽見殿中一道銀光，飛出一個白衣少年，衆人定睛一看，正是楊鯉，劍光甚是迅速，一出殿，便要往神沙甬道入口處飛去，神色異常匆遽。衆人方疑矮叟朱梅在甬道之中破陣，三女有了覺察，派人去看。誰知楊鯉剛一飛出殿角，忽聽黃晶殿內男女譁笑之聲，接着階前便殿飛起數十根彩絲，比電還疾，罩向楊鯉頭上。就在將要纏住之際，楊鯉倏地又撥轉劍光，直朝殿中飛回。

衆人雖不知三女鬧甚花樣，估量楊鯉凶多吉少。因爲急於前往後殿，會合紅藥，看看總圖破未，暫時愛莫能助，無暇及此，便仍往後殿飛去。到了一看，後殿六角形，每角各有一個金門，俱都有人防守，每人手裏持着一個五六寸大小金鐘。衆人等先到頭一處，見防守的人是吳藩。金蟬估量他無甚本領，仗着身形隱住，便要硬衝進去。易靜看出吳藩固然無用，手中所持金鐘卻妖氣甚重。這般緊要關頭，敵人焉有不設埋伏之理？那鐘不是埋伏的信號，也必有大用。今日勢在必行，義無反顧，仍以慎重爲是，省得功虧一簣，關係全局。當下又往第二個金門飛去，見把守的人正是龍力子。金蟬知他業已投順，心中大喜，便和易靜、輕雲等低聲一商量，先由金蟬和甄艮等飛上前去，將他身形隱住，然後相見，以免爲別的妖人看出底細。金蟬等如言施爲。那龍力子見了二人，又驚又喜，忙問金蟬：「你們怎得進來？路上可曾與蓉波相遇？如今楊鯉知她脫困在即，假名在前殿侍宴，想盜她的元命牌，業已去了好些時，並無音信。」金蟬不等他把話說完，搶答道：「我們多人俱已深入，你毋需多說別的，祇問這裏有甚厲害妖法，怎樣可以通到放置甬道總圖所在？」龍力子道：「前殿因爲正對甬道來路，又是宮中主殿，近數日間，初鳳連設了許多厲害埋伏，不論仙凡，到此俱難脫身。這後殿金門，平時原祇魔法封閉，並未派人防守過。今日午刻，初鳳說七聖大法雖將敵人困住，難保沒有漏網的餘黨，與其任他乘隙潛入，不如索性開門揖盜，便派了幾個宮中執事輪流防守。我剛接班未久，命我如見敵人，毋需迎敵，祇須略見形影，或是有甚感應朕兆，便將鍾搖動，前殿諸人聞聲即至，自有妙用。那總圖就在這金門裏面一間晶室之內，諸位如果進去，聽楊鯉道

兄說，他曾探過一次，卻未入內，曾見晶室四外，設有萬應神機，中藏魔網魔閘。如不先行破去，人一近前，便自行發動，將人陷住，去時千萬不可大意。我已與楊、陸二位約好，死活俱要改邪歸正。這鐘我決不搖動，仍請隱住人形入內，我定裝作不知便了。」